

农民工系列艺术作品之一

农民工

NONG MIN GONG

耿玲◎策划 主编 许辉 苗秀侠◎著

这是一部记录时代大潮的平民史诗
一个不屈不挠挑战命运的故事
真实再现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历程
——出门打工，凤凰还巢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G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

农民工系列艺术作品之一

农民工

NONG MIN GONG

耿玲◎策划 主编

许辉 苗秀侠◎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工 / 许辉, 苗秀侠著. - 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0.2

(农民工系列艺术作品 / 耿玲主编)

ISBN 978-7-5461-1007-3

I. 农… II. ①许…②苗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7766 号

农民工

策 划	耿 玲
主 编	耿 玲
著 者	许 辉 苗秀侠
责任编辑	左克诚 赵国华 任耕耘 余 玲
装帧设计	尹 晨
出版发行	黄山书社
地 址	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
邮政编码	230071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3.5
字 数	300 千
版 次	2010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1-1007-3
定 价	2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 出门 /001

张如意的脚脖子被麦棵扎疼了 /002

当张如意接到刘国庆的信 /005

在张老集去郑城的路上 /010

遭遇二五眼 /018

第二章 壮工 /025

这跟猪窝有啥区别 /026

我叫张如意 /030

每个人都有秘密 /035

第三章 包工 /043

谁的胳膊值钱 /044

清包 /050

接踵而至 /055

共同失踪 /060

在保城的年 /063

第四章 追寻 /069

刘丽芳的电报 /070

在清河听丽芳说 /075

谈判 /086

重逢 /091

第五章 东北 /099

去见关老板 /100

抬大木 /104

刘丽芳的成仙计划 /112

永远的金矿石 /119

第六章 崛起 /127

钱海明捅了张如意一拳 /128

我得对他们负责 /135

迁徙宁城 /141

阜阳人家 /148

回家过年 /157

铁孩成婚 /165

第七章 创业 /175

谁心里窄巴了 /176

心野了不好吗？ /181

第一宗工程 /190

第八章 烦乱 /197

窦劳动负伤 /198

就是喜欢你 /202

偷窥 /209

我当老板我过瘾 /212

出击 /216

第九章 风生 /223

上报纸了 /224

躁动 /232

去找刘国庆 /238

第十章 水起 /245

1999 年的愿望 /246

杨稳当的拿手好戏 /252

请自家人吃饭 /255

王天亮眼中的阜阳 /259

给铁孩眉豆盖屋 /266

第十一章 汹涌 /273

闪电像天上的长虫 /274

刘丽芳的梦想 /281

傻人有傻福 /294

枫禾园风波 /299

第十二章 年关 /307

谁让我是你媳妇 /308

王四清的野心 /319

张如意在自家院里打了 13 张欠条 /328

第十三章 扬眉 /341

风起风息 /342

王天亮的礼物 /350

喜事连台 /357

阜阳的骄傲 /369

第十四章 忐忑 /375

新打工时代 /376

合法同居 /386

在宁城的中秋 /392

第十五章 回家 /399

空村 /400

空守 /409

爸妈打工走 /417

回到自己家里 /423

出门

第一章

张如意的脚脖子被麦棵扎疼了

张如意一直记着 1992 年正月十六的麦地。因为那天他的脚脖子被麦棵扎疼了。

天刚胧明,他们就顺着麦地垄子朝南走。正月里的麦子还没发棵,不怕踩。

那个时刻的天气是冰冷的,借着淡淡的晨光,各人嘴里呼出的热气看得真真切切。张如意感到有些绊脚,一定是麦棵子上冻了,昨夜的霜下得太重了。跟在后面的几个人也走得磕磕绊绊,王四清身高腿长,跟张如意并排走着,杨稳当尾随其后。大家都不说话,只张着嘴喘气。这也是有讲究的。凡是出远门的人,都怕哪句话说出来不吉利,就忍着啥都不说;也不能讲晚上做了啥梦,要讲,也要太阳出来才讲。村正南本来有条大路的,砂礞路面,但砂礞太硌脚,不像麦地软和。冬天走麦地抄近路,在这一片是常有的。

麦地的右边是火车道。还没有火车走,是刚刚垫好的路基,说是叫大京九,也不知啥时间能把铁轨铺好,啥时候通车。贴着火车道朝南走 15 里路,就是张老集镇了。这一片的人出门,只要是坐汽车,第一脚登上的,就是从张老集镇通过的汽车。那些车全是过路车,都是从邻县开出的,到了张老集,只有站票了。所以,张老集人出门坐汽车,能有空位,就烧了高香了。

张如意背着用尼龙丝袋子装的行李包。娘会想办法,尼龙丝袋子一头扎两根绳子,四根绳子并拢一起,朝身上斜着一拷,就像小学生拷书包一样。尼龙丝袋子真能盛,装化肥能装100斤,装被子可装一大床,当然得把被子捆得像铁壳一样硬。张如意捆了一床厚被子,被子里还卷了衣裳,一双布鞋。布鞋是新的,还没上过脚。去年的水灾,把秋庄稼都泡死了。年前的大雪,焐得麦地暄暄腾腾,麦地走起来就泡,就弹脚跟。张如意觉得自己的步子被弹得朝上跳,就是感到麦棵扎脚脖子,扎得生疼。天晴得排场,霜就下得重,霜都打到麦棵上了,短短的麦棵就变得像麦茬一样,扎脚脖。走着走着,张如意忍不住站了一下脚,他感到脚下的麦地在软软地朝下陷。

杨稳当、王四清站住了,大嘴、老亮、老面和铁孩,也都站住了。他们身后的尼龙丝袋子哗吃哗吃响了一阵子。

他们一起朝后望着那个庄子。刚才光顾走路,忘了跟庄子打个照面了。现在,他们就一起望着,在刚脱明的晨光里,他们的庄子张杨王寨蹲在大平原上,影影绰绰的,蒙着一股雾气,显得又黑又大,像一只蹲着孵蛋的老母鸡。

他们要在这个刚脱明的时刻,离开张杨王寨了。他们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庄上,从没离开过,就像孩子从未离开过娘一样。现在,他们要离开了。虽说是短时间的,他们也做好了不难过的准备,但,一回头看时,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。

天太冷了,庄头还不见啥人影。地里有个影影绰绰的影子,是早起拾粪的勤快人。几条狗呼呼地跑过,拾粪的人就撵上来了。是张杨王寨的杨财迷。他从年轻时起就开始拾早粪,能把地里野狗拉的屎全捡到自家粪箕里,他还喜欢捧着咬架的狗一个田块一个田块地拾粪。据说,杨财迷走到哪儿,眼里

看到的只有狗屎,不咋搭理人。现在,他从他们身边经过,望也不望他们一眼,就撵着狗走远了。

张如意望着张杨王寨出了一会儿神,心里涌出酸酸的东西。他觉得张杨王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。以前也是出过庄的,赶集上店,下地干活,到外庄做茅匠,哪次走过庄子也就走过了,不似今天,回头一看,心里怪怪的。是不是他真的要许久见不着庄子了,要许久踩不到脚下的这片地了?

他又看了看庄子旁边别的庄子。这一个那一个,黑塔塔的,所有的村庄都安静地睡着,就像辛劳的农人,还做着温暖的梦。

一行人继续往前走。麦地一定是被他们踩疼了,麦棵在脚下呼呼直喘,拼命弹着他们的脚底板,扎他们的脚脖子。张如意觉得闭着的嘴有些发苦了,他眼光越过杨稳当的头顶,又望住那个大黑的庄子张杨王寨。他说,稳当,你看你家的大槐树,就是没有四清家的高嘛,你以后不要再跟四清争高低了。杨稳当没吱声,四清嘿嘿地笑了。

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。

当张如意接到刘国庆的信

张如意是接到刘国庆的信,才准备出门的。

这之前他已影影绰绰听到谁谁谁出门了,谁谁谁挣到多少钱。那都不是他们庄的。他们庄的人存得住气,“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”,老辈人都是这么说的。像他们除了赶集上店没出过远门的人,外面的世界是个啥样子的,他们是不敢想的。但确实传得很真切,说大王庄的谁出去挣到钱了,彭拐角庄的谁出门回来,还给老婆买了只金闪闪的小坤表。张如意不眼热那些,他带着大家给人家盖房子,算是有个正经事做,虽说不能长年累月地找到活干,但揽下一宗活,就够忙活几个月的。生产队那会儿干茅匠活,是拿工分的,谁家盖屋谁家就拨工分出来,记到茅匠们的头上,到分粮食时,工分就起作用了。以后土地到户,工分没有了,干活就光管吃,完工后再给些粮食。到张如意这里,也兴给工钱了,论房子的大小给,房子盖好了,东家最后待过客,就把工钱结清了。不多,二三百块,茅匠木匠一起分。关于分钱,都是听师傅的,师傅分给多少,就拿多少,不能有怨言,否则,大家都不喜欢你了,就有可能下次不带你干了。张如意就把亏留给自己吃,跟大家拿平均数,不偏谁也不向谁。别的茅匠师傅不会像他这样的。所以,他的徒弟老亮、大嘴、老面、铁孩几个,总是过意不去,买上酒肉去看他,有的还给

他老娘扯件洋布褂子；也对他特尊敬，像敬爹敬娘似的，听谁说一句他的不是，就拿铁锹拍人家脑袋；要是谁做错事了被张如意骂，任骂得狗血喷头，也不还嘴，心里还不气。

张如意这几个徒弟，除了老面和铁孩，别的都比他大几岁。手艺活凭的是手艺，不是年龄。大嘴都 30 岁了，有两个闺女了；老亮头上有几个疮疤痢，女人不好说，家里又穷得叮当响，就一直寡汉着；铁孩 20 岁，在东王庄说好了媳妇，正等着啥时候盖好房子啥时候过门呢；老面是腊月里刚成了亲，这次张如意不打算让他跟着的，可是，他结婚落下了一屁股债，他下面还有个弟弟，他不出去挣钱还债，指望谁啊？

杨稳当和王四清跟张如意是从小玩大的朋友，不同的是，他们没跟着张如意学茅匠，四清一直念到高中毕业，第一次高考落榜后，又复读一年，比第一年高考还少两分，才算死了心，庄上的人都说他是“高四”毕业；稳当洋不拉叽的，做啥事都透着一股子精明，最看不起出力的活。不过，这回他们主动要跟张如意一块出来闯闯。如意是张杨王寨的能人，他俩也是。几个能人一块出来混，相互帮衬着，咋也得混个样子出来。

是去年的那场大水，让张如意下定给同学刘国庆写信的决心的。

刘国庆是他中学同学。成绩不如张如意好，两人关系却不错。如果不是张如意的大老侃从房梁上摔坏了，张如意说不定还能接着念书，考个中专什么的。刘国庆的老子有工作，家境好，初中毕业刘国庆就当兵走掉了。刘国庆到部队很会混，有一回赶集，如意听别的同学说，刘国庆提干了，穿衣服都穿四个口袋的。

去年的那场大水真够大，远胜于 1972 年的大水。听说是

蓄洪的王家坝开闸了,给淮河分了洪,减了险,不但把外面的水引过来,也把圆圈的大水憋住流不走了,就内涝了。这回内涝时间长,快熟的庄稼都泡在大水里,不少土垃房也被泡倒了。张杨王寨王四清家的土垃房三间倒了两间半,幸亏以前搭的地震庵子没扒,收拾收拾又住人了。大水让靠地吃饭的人没了收成,不但不能拿粮食换钱买化肥农药,连以前的化肥农药种子都赔进去了。如意娘唉声叹气,弟弟牢跟摔盆子打碗光骂日他娘的,弟媳靳翠芝嘴也撅得能拴头驴。张如意盘算着,大水让更多人家没钱盖新屋了,茅匠木匠生意一定也没啥指望了。

他就想到了刘国庆。在他认识的人当中,数刘国庆跑的地儿远,见的世面广。而且两人以前对脾气。

他跟在集上开种子店的同学要来了刘国庆的地址。

在保城当兵的刘国庆很快回了信,说,像他这样有脑子的人,早该出门混了。刘国庆把保城说得这里也好那里也好,又通过战友亲戚的亲戚,帮张如意打听到,保城的建筑工地,小工是三块钱一天,师傅五块,要他速到保城捡钱去。

这工价可比在家干茅匠高多了。张如意枕着刘国庆的信望着房箔子想了一整天,决定过了年就出门去。

几个要出门的人,趁着赶张老集最后一个集,坐在西淝河边,把事敲定了。张老集镇是双日子逢集。腊月二十八,是年前最后一个集了。虽说年三十还有一个集,但那天大家都不去赶集了,都在家忙着烩肉炸麻叶子包饺子准备过年了,年三十的那个集,就不算集了。所以,腊月二十八,集上最热闹,该买的要在这一天全买齐了。张如意杨稳当王四清几个,先在集上转转,也没啥可买了,就一人买了点海带,捏在手里,走到集南头的西淝河边。这条河是可以通到淮河的。他们在河滩上坐下来

晒暖。太阳很好,照得河坡软乎乎的。张如意朝河里丢了一块砂礅,说,我过罢年就出门去了,我想在张杨王寨给自己盖座楼,楼门口的砖上我全刻上花。杨稳当说,那是,我也是这样想的,我还要在院子里铺个水泥路,下雨走路不沾脚,再娶上方圆十里八村最漂亮的闺女当媳妇,生两三个孩子在水泥路上跑。王四清的要求更具体,他说,我没你俩那样高的理想,我只想先把家里的印子钱还掉,不让人再逼债了,然后,再挣够盖三间砖腿房的钱,挪出地震庵子,再买只木条几,把家里的泥条几换掉,再买张带木板子的床,不要再睡铺麦秸的土坯床了。我自己说不说媳妇无所谓,但得给我大哥先娶房媳妇,我们弟兄四个,至少得有一个能娶上媳妇,不能让我家绝了后。一帮人都把理想说了一遍,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阵子。仿佛保城就有一堆钱,等着他们去拿来,实现理想。

然后就定下出门的日子。正月十六是个公认的“好”,就拣“好”出门了。

张如意在年五更给大上坟时,和弟弟牢跟说了要出门的事。牢跟愣了一下说,我知道你早晚得出去,你的心不在家里。张如意也愣了一下说,说啥呢,不是发大水了吗?牢跟说,你不用担心,我会把咱娘照顾好的,再说还有咱姐在旁边庄上呢。

牢跟会说话是有名的。不过,自从他跟靳翠芝结婚后,他的巧嘴在张如意面前就笨住了。张如意默不做声地从大的坟前回来,让娘坐泥台子旁的条凳上,要给老娘拜年。一般过年都是小孩子给老人磕头,大人就免去了。见张如意给娘磕头,牢跟也照做了,他儿子改革立刻趴下身子,学着伯伯和爸爸的样,给奶奶磕了三个响的。

张如意磕过头,年就显得很严肃。泥条几上的蜡烛燃得很

旺，火苗一跳一跳的。

过罢年，张如意就把几袋子陈麦拉到弟弟家，说，牢跟，娘靠你照看了。除了留够路费，他把百十块的余钱也全掏下来了。

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，月亮特别亮，能把门口泡桐树上的老鸹窝照得清清爽爽的，月光涂在树身上，就像下了一层霜。张如意收拾着铺盖卷，娘把绿豆丸子油炸麻叶子用塑料袋装着，跟行李一同放在尼龙丝袋子里。张如意笑着说，娘，你还怕我没的吃啊。娘也笑道，预防着呗，要是真的遇到难事，这些也抵饿呢。

他和娘住的还是原来的老屋，新屋是弟弟牢跟的家。老屋和新屋都是土垃房，所不同的是，新屋是他亲手做的，门头上还镶了几块青砖，砖上有他刻的龙凤呈祥图案。那是他精心打造的婚房，他把墙垒得比平时要厚，他还像人家做砖腿房那样，打了夯，顶上的麦草铺得密密实实。这雪白干净的新房里，终于迎来了新娘子，不过，是弟弟跟他错了位，成了新郎官。

收拾好东西，他让娘回到弟弟家睡。怕早起吵了娘。娘已提前搬过去住了。娘摸着捆得结结实实的尼龙丝袋子，说，如意，到外面，把以前的事都忘掉，遇着合适的，也成个家，挣到钱自个放着，别寄回来，你还担心牢跟饿住我呀。张如意笑笑，没吱声。娘起身朝外走，张如意拿手电给娘引路，把娘送到弟弟院子门口。

回来后，张如意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东看看西瞅瞅，下半夜才算睡着了。

在张老集去郑城的路上

15里路,说快也快,几个人脚下加力,太阳冒出地边的时候,就到张老集镇了。车站也没啥标志,就是乡政府门口的那片地方。他们在那里站下了。

张老集镇是东西街,街就骑着这条省道。太阳照着街两边光秃秃的杨树枝,洗着它们身上的霜冻,洗得树身亮闪闪的;旁边的小河沟铺了一层薄冰,映着朝阳,直晃人的眼睛。车站边的几家烧饼炉,都在赶早市,炉子上铺着一层亮旺旺的烧饼,香喷喷的。大嘴忍不住吸了一口口水,说,日他娘的!老亮就笑他道,瞧你那个肯吃的样。大嘴之所以叫大嘴,就是因为肯吃带来的名号。据说,他小时候,居然把他娘藏的半缸子猪油,一点点偷吃光了;他连豆虫都敢在豆秸上烧着吃。估计大家一下记起大嘴的馋相了,哄地笑起来。

在冷风里站了个把小时,他们要乘的车子到了。这是从邻县县城始发到郑城的长途车。车子在他们脚边吱地停住,下来一个男售票员,指挥着让他们把行李都放到车顶上去。王四清腿长,几步爬到车顶,稳当在底下递尼龙丝袋子,一只一只全递上去了。车顶上有个尼龙绳网,正好能把行李网住。售票员说,扎紧了,路上别掉了。

汽车冲着正西开去。

张如意个子高,越过别人的头顶,能看到窗子外